青溪舊屋文集

儀徵劉文淇

夢陔堂文說序

夢陔堂文說者觀察黃春谷先生之所作也先生以揚雄有童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之語而後世之輕視文辭者輒祖述雄語以爲口實雄又以史遷行不副文是非謬於聖人而班固亦卽以其語爲傳贊又申之以先黃老後六經等說儼然與雄爲一倡一和因作文說正之凡若干篇其中論雄者至多而論固者僅一篇以是書專爲辨雄而作也書作於癸巳成於庚子先梓其十一篇而命文淇序其緣起夫雄固之失先儒亦嘗言之而雄之作竒於前固之效尤於後則前人從無論及之者先生慨然發憤條舉二家之失皆根據史傳不爲鑿空之談雄謂辭賦壯夫不

爲而雄所作諸賦正在壯年雄自序其賦謂多諷諫之辭人皆信以爲實而不知賦作在先序作在後賦作於成帝之時比昭儀於西王母又以崑崙爲西王母所居賦中所用故實皆係崑崙其所以獻媚於昭儀者至矣晚年作序乃自託於諷諫是其巧於作僞也其他雜文及法言太玄諸篇皆一一條其謬妄而司馬相如東方朔之爲雄所排詆者亦皆辨明其寃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至於班固誣遷之罪較甚於雄漢書不應爲雄立傳其所以立雄傳者固恃雄爲奧援以爲誣遷之地他傳皆作史者撰述之辭獨於司馬遷揚雄二傳則全錄二人自序之辭蓋固若實敘二人之事則遷所以任中書令之故與雄仕莽之事皆不得不言故創爲此體且史公報任安書先言陵敗書聞即敘召問之辭後乃言李陵既生降是聞敗在前聞降在

後班固於李陵傳顛倒其書中之事以為陵降之後遷猶推言陵功遷作中書令在武帝既悔之後固沒而不敘但言尊寵任職夫中書令卽尚書令也為權要之職固於百官公卿表不獨不著其中書令之官並尚書令之職而亦滅滅之又於成帝紀及張安世京房賈捐之劉向等傳任意增添以成其含混之計先生披郤導窾迎刃而解可謂洞悉其情狀矣至其所以表章太史公者尤不遺餘力謂史公自序中兩太史公曰前稱其父談後乃自稱故別行另起偏舉孔子世家及老莊申韓仲尼弟子孟子荀卿諸列傳之辭及五帝本紀贊以明其所以尊聖表經而黜黃老者甚至外戚世家危言讜論委曲申明莫非原本聖經以為垂戒章比句櫛洞豁昭晰洵讀史者之一大快事也雄又謂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特設風勸二字以陷司馬

相如乃先誤解詩序序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乃所以明正風而非變風自雄以風爲刺惡而後人之讀詩序者不明風刺諫戒等本然之字義以爲屬於衰世闇主之規識而詩人溫柔敦厚之旨以失先生謂六經莫外於小學小學者卽載道之文字而文字之訓詁莫非本於聲音故凡字義以所從之聲綱爲主而偏旁乃逐物形迹之目又謂字義必視乎隨文所用而字之本義則一核其本字之聲斯義無不明而其字義遷流之故亦卽於字中可見明乎此則知風刺諫戒等字初不主于刺惡而詩序上以風化下數句益確然知爲正風而非變風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者尤治經者之一大快事也先生嘗謂著書立說原不必好議前人然學術之是非關乎人心之邪正迹雄之所以變

遷者乃惡遷之尊孔孟闡六經於前無以為己之地故謂子長云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以見遷之不能闡明聖道其實遷無此語卽遷父談亦無此語雄祖織談之語意以成此辭固之所以毀遷者固效遷之體例以為漢書攘竊其辭又欲沒遷之善以揚己名乃多為誣陷之語使徒震乎揚班之名而一任其是非混淆邪正倒置亦學術人心之患也世之讀是書者茍能細為尋繹則先生嘉惠來學之意與其不得已之苦心其亦可以共見也已因撮舉是書之崖略以諗世之實事求是者

洗冤錄辨正序 代

前漢書辥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所謂律者漢律也意古必有檢驗之法

與律例並行顧其書多不傳傳者以洗寃錄爲最古宋孝宗淳熙元年浙西提點刑獄鄭興裔創爲檢驗格目上之于朝頒下諸路宋惠父又博采諸書增以己見名曰洗寃集錄後世刑名家奉以爲金科玉律嘉定錢少詹事養新錄謂輟耕錄記勘釘之法而以爲剏聞然此錄已先有之又謂此書屢經後人增改失其本來面目唯初刻爲可貴嘉定瞿木夫先生爲詹事之婿宏通博雅得元刻宋淳祐本以校正今本凡若干條名爲洗寃錄辨正余通籍後服官刑部充則例館提調且十年深知此事之難遇有名法家古書善本必多方假抄今得先生是書亟爲刊布以廣其傳嘗讀晉書刑法志謂在昔前漢著律凡六十篇世有增損錯採無常後人生意各有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季長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下詔但得用鄭氏章句

不得雜用餘家蓋古大儒精於律令以茲事任大責重故以治經之法治之析其章句正其訛脫如此之詳且盡也況推鞫大辟之法自檢驗始此書所關尤非淺鮮吾願良有司各置一冊于座右焉

海陵文徵後序

萃一郡一邑之詩文以爲集者六朝以來已有之而其書多不傳其傳者北宋孔延之會稽掇英總集南宋董弅之嚴陵集然二集體例凡有關於本郡者即錄之不盡士著之人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其甲集六十卷皆其郡先達詩文故當時推爲鉅製至於萃一邑之詩文以爲總集其最著者元汪澤民張師愚所同編之宛陵羣英集然有詩而無文明張應遴海虞文苑詩賦雜文莫不悉載然所輯者僅有明一代之文即明一代之中又略於遠而詳於近

論者謂時代既近牽於鄉曲之恩怨不免有所濫收凡輯一鄉之文者均不免此失甚矣編集之難也吾友泰州夏君退庵輯海陵文徵正集二十卷自張懷瓘至湯治昭共七十二人凡爲文四百六十篇其蒐采之勤亦云至矣而吾所歎服者尤在於抉擇之精且嚴也邑中有僑寓數世可稱土著而籍貫仍隸他邑者則列于附錄之中而不入正集東臺自乾隆三十三年由泰州割出分置今錄東臺人之文斷自乾隆戊子以前又集中所采輯者大率有關於地方利病及闡揚忠孝之作凡風雲月露之辭概從刊削即墓志行狀傳述亦必人屬名賢事關倫紀而後采入讀其凡例可知其體例之善矣退庵博學工詩撰述甚富海陵文徵之外又有附錄十二卷詩徵十六卷泉譜八卷筆記十六卷而其所最注意者尤在於是編樣本甫寫定

而退庵遽歸道山喆嗣子猷嘉謨克成先志節嗇衣食以貲付其從兄子戩嘉穀來郡付梓是皆佳子弟也刻既成屬文淇爲之序文淇與退庵交最久而先母氏淩系出僉憲之後僉憲爲海陵鄉賢退庵凡例中謂淩僉憲舊業堂集關係桑梓最爲切要者也桂名簡末有深幸焉

瓊花志序

揚州蕃釐觀府志以爲卽古后土祠漢成帝元延二年建自漢至六朝其名不顯唐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始崇大之羅隱有揚州后土廟詩九域志謂后土祠今改爲蕃釐觀則蕃釐觀乃宋時所改也觀中有無雙亭因瓊花而得名或以爲宋元憲建或以爲歐陽文忠建然唐王承烈詩已有無雙亭下人聚觀之句則唐時已有無雙亭矣歐宋二公或重修葺耳觀中瓊花唐人每詠之至宋詩歌尤盛說

瓊花者或以爲卽玉蕊或以爲卽聚八仙幾成聚訟然唐宋人之詩具在也杜悰詩歲開兩度可人誇李文饒詩一年開兩度誰不慕高風王元之詩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春冰八月霜是詠花之時杜牧之詩風香破九苞歐陽文忠詩九朶仙風香粉膩王定國詩九朶齊開小簇球是詠花之狀王承烈詩綠葉叢中呈一白萬紫千紅失顏色李泰和詩一白離塵壒李文饒詩色瑩鵝黃淡香浮翠葉叢郝伯常詩冰甤膩碧開勾玉香粟含黃簇蕊珠是詠花之色或言白或言黃白言其瓣黃言其鬚也至此花之香則九域志所謂香如蓮花清馥可愛者可想見之而或疑瓊爲赤玉名與花不類此蓋因說文而誤段氏玉裁謂說文本作瓊亦玉也後人誤亦爲赤瓊字上下文皆云玉也則瓊亦當爲玉名倘是赤玉當厠璊瑕二篆閒矣詩瓊琚瓊

瑤毛傳云瓊玉之美者按段氏謂說文赤當作亦雖無依據然謂瓊非赤玉則甚確且自來詠雪者皆擬諸瓊瑤則瓊花白色而非赤色明矣顧揚州瓊花甲於天下前人題詠者亦夥而未有裒集其詩者吾友貴君祈年因明人馬駢瓊花志舊本去其雜亂者又搜索羣書而潤色之成瓊花志十二卷又別輯瓊花集十二卷祈年為吏部仲符先生喆嗣吏部碩學鴻才為遠近推重祈年幼承家學淵源有自故所撰箸攷核精詳非僅搜羅之富已也書成諈諉作序余因撮舉瓊花之大凡以諗世之讀是書者毋以玉蕊八仙混之也

陋軒詩續集序

吾友夏君退庵既購得繆氏所刻陋軒詩集板又獲陋軒未刻詩冊輯為兩卷刻成未及印行遽歸道山哲嗣子猷

以集見示並乞爲之序余謂野人先生詩前人序之已詳復何俟鄙言贅說而續刻始末則固不可不序也先是東淘施君井亭藏陋軒未刻詩二冊一爲孫豹人手訂一爲陋軒自抄乾隆戊子宮君節溪遊東淘於井亭處見之攜歸其孫文波爲退庵僚壻取以相贈計詩三百六十餘首其已見陋軒詩刻者約十之一餘皆世所未見又得周櫟園孫豹人序兩篇亦前集所未有退庵詳加遴選得詩百二十餘首分爲上下卷以付諸梓將與初集並行此事詳退庵所著筆記中退庵所得詩冊余未之見然觀初集猶閒有酬應之篇而續集則皆陶寫性靈之作以是歎退庵抉擇之精也余猶憶辛丑閏三月閒退庵自郡城歸舟已將發過禪智寺於壞壁石刻中錄得先生二絕句云長公詩句在香臺六百餘年沒草萊片石不愁零落久琅邪居

士會尋來拭盡寒煙舊蘚痕新題陳迹共相存老僧漫說因緣事綠草春風滿寺門此詩蓋為漁洋先生獲東坡石刻而作初集續集皆未載退庵得之狂喜遍以告諸同人情景宛然在目因並記之以見其搜輯之勤如此退庵博雅多才著作甚富所輯海陵文徵詩徵尤有關于鄉邦文獻倘有好事者取以付梓庶不負退庵辛苦綴輯之意也

經遺堂集序

江都韋酉山先生博學通才所著詩文詞集二十六卷蔚然鉅觀丁小研比部序中言之詳矣文淇與校字之役獲覩全集竊歎先生之政事卓絕迥非尋常俗吏之所可及也先生以名進士出宰廣西歷蒼梧懷集馬平凌雲四縣以彊直為同僚所忌讒諸上官卒以軍需案罷官謫戍士論惜之其在馬平也江上有搶奪案先生聞報即馳騎往

捕賊方入鄉村分贓未散全數弋獲一訊服罪即日具讞
詞以上每冬初粵東將軍委弁赴滇買馬至柳江移縣代
雇民船先生以非民情所欲爲免其役湖南苗之叛督
撫赴柳江防堵懷遠令某捕得難民七十餘名誣服從賊
招解到郡檄先生覆訊平反其獄難民得釋縣捕役名曰
鷹捕有將標者索事主賄先生立斃之杖下一縣肅然提
標兵七千名在城歲終例借縣倉米千石歷年多不能給
先生力爲預籌如數支借六營歡感此皆見于題馬平衙
齋詩注中者其在蒼梧懷集凌雲也地尤繁劇凡有來訟
者先生據几手自立讞凡二千宗皆剖斷明允其見於詠
歌者則如集中箬葉刀青竹竿一片碣山有木諸樂府是
已而先生顧歉然不敢自矜也其蒼梧行部詩云兀然據
牘背涕淚下披筆才拙勉清靜此外又無術懷集縣憫農

行云我來因陋無良籌民訟水利爭呼嗄眼前勘斷非遺謀勸分行部心懷羞則其勤求民瘼不自滿假可知又如泗城府復南北關左江江心巖暨猺人獻歲岑將軍廟諸碑文具見先生不鄙夷其民無事不與民休養而其正祀典整民俗之意反覆詳盡其治視古人亦何多讓後之人欲考先生政事者胥可於詩文中求之則是編固不可不亟刻也先是甲午乙未間余與小研比部嘗同文酒之會每言先生全集副本久藏笥中行將付梓未幾而比部遽歸道山茲事遂輟今年春先生高弟江君鳴玉文君汝梅范君凌霙楊君亮暨同志友夏君慶保汪君廷儒搜求先生遺書力謀剞劂適程君焜得一寫本於其族子雅扶處自歙郵寄較比部所藏尤爲完善比部喆嗣光煦篤念師門追承先志遂以百金付余俾鋟諸木同里岑君建功黃

君奭蔣君照陳君輅復出貲刷印百部令讀者先覩爲快而先生之孫先祖亦於是秋補博士弟子余故備述先生政事之美見循吏之必當有後並是集刊布之難如此光祖其克守遺經繼先生未竟之緒也

夢陔堂文集序

吾鄉黃春谷先生早負重名與焦里堂江鄭堂鍾保岐李濱石諸先生聲應氣求極一時之盛文淇童年在家塾中已飫聞之後讀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篤志研究得其精微通歷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又工詩古文自出機杼空無依傍寓神明於規矩中不屑爲世俗詩文者也心竊儀之及聞汪孟慈言先生著有讀周官記讀毛詩記各若干卷於是嚮往倍切時先生遠宦粵西無由親炙比自粵歸孟慈又入都中尚以不得階主未敢造

次請謁而先生忽偕梅蘊生過訪因招同羅茗香劉楚楨王西御吳熙載王句生常集篸園爲文酒之會暇又至余館中縱談今古輒移晷刻自癸未至壬寅歷二十年之久是時先生曩日講學諸友零落殆盡所常往還者祇文淇輩六七人先生篤忘年之誼繾綣綢繆每有所作輒舉以相示竊見先生嗜學之專有非寒畯所能及者宜乎所造之深邃也先生於人事酬酢外終日坐一室中羅列羣籍徧爲探討心有所得奮筆疾書俄頃千言夜則燃二巨燭冥情搜索必四鼓乃寢率以爲常其夜讀之況詩集中每自道之江氏所謂篤志研究者誠哉其篤志也當初見先生時請讀所著詩禮劄記先生荅以祇有草稿尚未成帙厥後稿燬于火先生亦不以介意蓋其所專致力者在于文說經說文說已刊行者十一篇經說百餘萬言尚未編

次而大指已具於文集中作文說經說時詩文亦不多作就詩文二者論之先生素以詩自許未嘗以文自豪即與同人談藝亦論詩至多而論文絕少然觀文說第一篇論文章關繫至重首詳文之體用次述文之藻繢聲韻而要歸于措辭不詭于正持論極爲精確先生固深于文者集中諸作多直抒胸臆無不達之辭亦無不盡之意融會古人神理而不規規然襲其迹象江氏所謂空無依傍者誠哉其無依傍也公子善庭刻文集既竣事屬爲序其大凡文淇紬繹全書深歎江氏之所稱道者爲得其實因推闡其說以識簡末

舍是集序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後人取以論詩謂作詩者亦必具三長而後其詩乃工錢辛楣先生申其

說云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是固然已竊謂三者之中尤必以學爲本才非學則不展識非學則不卓吾友王君句生性情肫篤淵源庭詰工爲古文詞尤好爲詩自漢魏以及三唐剖析原委考究得失其於諸家體製聲調神韻體會至微而抉擇至當故其爲詩也典雅和平舉世俗疎淺浮薄之習一洗而空吾於是歎句生才之博識之高而尤服其學之邃也句生既長於詩顧不欲以詩自見而名其集曰舍是蓋深知學詩之難而又以士人所當學者非詩之所得盡故前此數十年專用力於詩亦既卓然有以自見而猶歉然若不自足謂不能逮古之作者後此則屏棄一切務爲有用之學深以從前之作輟爲恨謂爾後詠歌之事不擬更作而欲專力治經

以續成舊學其意謙而志銳爲何如耶昔洪稚存孫淵如兩先生皆先爲詞章之學而後從事於經卒之經術文章兼擅其美以句生之勤學若是其於詩也旣奄有衆長則其治經也必能發揮前賢之微言奥義矣余才識譾陋所學又不能專邃於句生遠甚頃以梓詩屬序固辭不得因念句生好左氏學左氏史家之祖遂舉三長之說以復焉未知有當於句生之意否也

句溪雜箸序

嘉慶庚辰冬先舅氏淩曉樓先生自粵中返里家居授徒卓人年甫舞勺受業於門天資穎悟已具成人之概道光甲申先舅氏客授他氏卓人遂學於梅君蘊生受詩文之法學日進乙酉春先舅氏復家居閉户箸述精公羊春秋兼通鄭氏禮卓人復從受經飫聞緒論斐然有著述之志

洎先舅氏臥病董子祠中令卓人問字於余余學殖荒落於先舅氏無所肖似而公羊禮服之學卓人蚤得其傳遂乃博稽載籍凡有關於何鄭之學者手自抄錄推闡其義所著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實能條舉舊聞絕無鑿壁虛造之說今歲季夏發行篋中說經之文若干篇先付諸梓而乞序於余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其義益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賈孔禮疏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劉氏謹守何氏之說詳義例而略典禮訓詁歙金氏程氏習鄭氏禮顧其所著書往往自立新義顯違鄭說先舅氏愍然憂之慨然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爲義疏章比句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禮也思舉後儒之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年病風精力不逮僅成公羊禮疏十一卷禮論百餘篇卓人行將校文東觀會議石渠讀生平未

見之書以續成先舅氏未竟之志是則余所深望知卓人亦必有樂乎此也

娛景堂集序

寶應劉君幼度以嘉慶丁卯舉孝廉屢躓禮闈老始爲五河校官未滿任輒請告歸道光己亥五月以疾卒于家時君弟楚楨館于郡城聞訃奔歸檢其遺稿得娛景堂集三卷皆君所手訂者楚楨旣來郡舉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其說經之文不主故常要能實事求是其尤精者如易否卦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小人吉大人否謂吉當作喜古篆文吉喜二字相似易爲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爲寇上九先否後喜以否喜對言尤其明證洪範九五福五曰考終命謂考讀爲左氏傳下臣獲考之考釋詁考成也赴義捐生以成其志謂之考

故解揚臨刑而曰獲考終命謂終其正命以見考非老壽之謂蓋赴義捐生者雖不壽不得謂之凶短折偷生忘義者雖壽不得謂之考終命禮記中庸禘嘗之義謂專言禘嘗者蓋謂明乎所以重之之義則治國不難非泛言祭祀祭統云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朱子謂四時皆祭舉其一非是皆有功于經義其他論史諸作具有特識文筆亦廉悍之至可以傳後矣憶余因楚楨納交于君殆二十年君嘗往來郡城每與談論偶出所作詩示余既爲之序其鶴汀詩鈔矣而絕口不談經史身沒之後余得讀君遺集乃知其于經史之學至爲深邃余前序君詩謂謙雅之量爲不可及者於玆益信爰促楚楨付諸梓而粗述其大略以告後之讀君書者

雲陽陳氏族譜序 代

古人有家廟而無宗祠老泉作蘇氏族譜立亭于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名之曰族譜亭無所謂宗祠也然自元明以來宗祠與族譜相爲維繫有宗祠斯有族譜江以南聚族而居族各有祠祠各有譜其敦宗睦族之誼較諸江北爲厚然其作譜之弊約有二端一則遠攀華冑一則妄撰懿行是皆誣其祖也陳子柏君以重修家乘介及門請序于余陳氏以伯三爲始祖伯三爲少陽先生再從昆弟之子自宋及今登仕籍者寥寥數人而其嘉言善行疊疊可紀詞皆簡質絕無牽附浮夸之弊其譜三十年一修自嘉慶癸亥之後迄今三十餘年矣柏君與其族人募資重修余嘗慨士大夫宦成之後求田問舍日不暇給而於修譜葺祠之事置若罔聞而陳氏多力田之人乃能念木

本水源之義於修譜一事殫厥心力以底于成不亦有足多者耶抑余又有進者族譜之作所以聯族人之情也使第於會祭合食之際序尊卑別長幼而於睦婣任恤之事置之弗講是亦與塗人無異辛卯壬辰間江南迭被水災其名家大族非無擁貲豐厚之人向使能有無相通各賙其族不煩有司之振貸豈非所謂急公好義者耶老泉族譜亭記云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陳氏之長老能以此義勉其族人則尤余之所深望者也

長樂李氏族譜序代

昔太史公作世家列傳多據世本此譜牒之權輿也南北朝最重此學其間或以官職相高或以族望相矜至爲有識者所鄙然其敘源流辨同異守之最嚴而持之有故亦古人奠世系辨昭穆之義也唐書藝文志譜牒類如王儉

百家集譜王僧孺百家譜皆爲羣姓之統譜至若陸景獻所撰陸氏宗系譜竇登之所撰竇氏家譜以及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二卷李氏房從譜一卷則皆以一家之私譜而列於國史亦可見譜牒之足重矣長樂李子木先生以族譜見示譜謂系出西平王第十子憲其子孫由泰和遷善化復由善化遷長樂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定著六房一曰南祖二曰東祖三曰西祖四曰遼東五曰江夏六曰漢中隴西李氏定著四房一曰武陽二曰姑臧三曰燉煌四曰丹陽而西平王則出于隴西後徙京兆世以武功顯不在四房之列史稱憲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太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則其後之昌熾宜也昔蘇明允作蘇氏族譜

亭記於風俗之盛衰人情之善惡有慨乎其言之而官爵之烜赫不及焉論者以爲深得古人合族之意今觀玆譜所載如白雲翁之不襲父爵宣祖公之代償民欠其行義足爲後人矜式深合於明允所嘉歎者吾知西平之澤未渠央也

青溪舊屋文集卷十六

青溪舊屋文集卷七

儀徵劉文淇

論語孔注證僞書後

丁儉卿晏云案魏志王肅傳祇言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惟裴注引肅父朗與許靖書曰肅生於會稽考王朗傳云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舉兵與策戰敗績朗乃詣策吳志孫策傳興平元年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裴松之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自興平改元孫策渡江朗罷太守職逆數至初平二年凡四年則朗始居會稽當在獻帝初平二年肅生正其時也若以初至郡時生肅則建安十三年肅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黃初元年肅年三十一爲散騎黄門侍郎太和二年肅年三十九父朗薨太和

三年肅年四十拜散騎常侍正始元年肅年五十一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戶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年六十八附考於此

文淇案王肅生于興平二年卒于甘露元年年六十二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于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甘露元年逆數至興平二年凡六十二年則肅生于興平二年也裴注引朗與許靖書曰肅生于會稽又引朗家傳稱朗居會稽四年惠愛在民朗本傳云朗爲徐州刺史陶謙治中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與別駕趙昱說謙宜

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爲廣陵太守朗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爲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太祖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按董卓之亂在初平元年朗爲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孫策渡江至會稽在建安元年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曰濮陽興問朱育曰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荅而未睹仲翔對也育對曰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計初平凡四年育云初平末年則朗之爲會稽太守在初平四年也故通鑑紀朗之說陶謙及爲會稽太守皆

在初平四年吳志孫策傳袁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策母先自曲阿徙于歷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劉繇棄軍逃遁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裴注引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裴注又引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閉門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糜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還攻破能等復下攻融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據吳錄及江表傳則孫策于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殄寇將軍其間又

至歷陽從母阜陵渡江轉鬬攻笮融薛禮破劉繇別將于海陵轉攻湖熟江乘劉繇始棄軍遁走乃渡浙江據會稽計策上下轉戰數百里非十日所能則渡浙江破王朗必不在此年次年改元建安吳志賀齊傳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冶然則孫策渡浙江破王朗其爲建安元年無疑通鑑以孫策渡浙江繫于建安元年良確後漢書獻帝紀以劉繇敗走孫策據江東俱繫于興平元年之末非也王朗傳注引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是則朗于建安元年爲策所得建安三年策遣之歸與朗本傳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之說合計初平四年朗爲會稽太守建安元年爲策所敗棄郡首尾四年又與朗家傳朗居郡四年之說合王肅生于興平二

年朗是時尚在會稽故朗與許靖書云肅生于會稽也今

表之於左

漢獻帝興平二年

肅生于會稽

建安元年

肅父朗爲孫策所敗棄郡漢獻帝紀以劉繇敗走孫策據江東俱繫于興平元年之末非也當以吳志孫策傳賀齊傳及吳録江表傳等書爲據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蕭年十八蕭傳云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十一月改元爲延康元年十月又改元爲黃初元年

黃初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年二十九許靖傳注王朗與靖書云肅年二十九生于會稽而不著致書年月注又載朗書云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

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閒據此則朗致靖書在黄初四年當蜀章武三年先主卒於章武三年夏故書中云悼其早世靖亦以章武三年卒靖傳云章武二年卒亦誤又諸葛亮傳建興元年是歲四月前爲章武三年五月改元建興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裴注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然則朗與靖書亦必在章武三年審矣

五年

六年

七年

肅傳云黄初中爲散騎常侍侍郎當在三四年也散騎常侍侍郎第五品

魏明帝太和元年

二年

肅年三十四父朗薨

三年

肅年三十五拜散騎常侍第三品

四年

五年

六年

青龍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肅傳云青龍中山陽公薨肅上疏宜稱皇配謚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祕書監亦第三品班在侍中下故曰領

景初元年

二年

三年

齊王芳正始元年

肅年四十六肅傳云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頃之爲侍中遷太常郡國太守第五品侍中太常俱第三品太常階在侍中下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肅年五十一魏志正始六年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

八年

九年

嘉平元年

肅年五十五三少主紀嘉平元年以太傅司馬宣王爲丞相注引漢魏春秋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爲丞相

二年

三年

肅傳云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三少主紀嘉平三年十二月以光祿勳鄭冲爲司空肅爲光祿勳當在此時

光祿勳第三品階在太常下

四年

肅年五十八三少主紀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于武

庫屋上肅傳云時有魚集于武庫之屋肅以為有棄甲之變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按東關之敗在是年十二月徙為河南尹當在是年或五年也河南尹第三品

五年

尚在光祿勳下

六年九月齊王芳廢立高貴鄉公改為正元元年

肅年六十肅傳云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迎高貴鄉公於元城

正元二年

是歲毋邱儉反肅傳云景王用王肅言破之後遷中領軍

中領軍第三品階在河南尹下

甘露元年

肅薨年六十二

刑統賦解書後

翁汀太守以所藏抄本刑統賦解屬爲校勘將欲梓行按刑統一書約本唐律賦筆質雅韵釋亦極詳審誠不可不廣其傳但訛字甚多先經陳君伯游校正數十條復以唐律疏義校之是正六十條差爲可讀此書分上下篇每篇之末皆有脫簡未知世間別有抄本可補正否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刑統賦二卷皇朝傅霖撰或人注據晁氏所言則傅霖爲宋人雖不言注者姓名然晁氏既錄其書則亦必宋人矣此書趙承旨序謂東原郄君又從章析而韻釋之郄君未詳何人然首條注云以金將十二章類爲律義三十卷則郄君爲元人無疑與晁氏所載自別爲一書晁氏所載之注想已亾佚矣趙氏之序不言增注王亮所作增注當在趙氏之後按元王長卿有唐律釋文及纂例

二書元至正間余志安刻唐律疏義時附于後長卿名元亮爲江西行省檢校官此書云王亮增注未知王亮即長卿否眉山劉有慶序謂王長卿爲汴梁人與此書稱益都不同益都或其本籍歟若係二人既同時代又共精刑名之學抑亦奇矣敬以質之太守並質陳君

書楊氏服制議後

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謂有適婦者無適孫婦也鄭注謂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正與傳合並非臆說萬氏駁之過矣且禮無二適方望溪謂婦姑同服舅姑之服是有二適矣

賀循謂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自謂其姑已亾乃從夫服如舅姑孔瑚以曾孫之婦尚存設問虞喜據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而謂曾孫婦存玄孫之婦猶

爲庶此是變禮庾蔚之說亦同至蔚之又謂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期此非與前說矛盾蓋據正禮其姑不在者而言非謂婦姑俱服舅姑之服也楊君以望溪之說同蔚之後說似誤今制妻從夫服不別姑之存歿自是今禮亦不必以古禮牽合

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云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注疏說本不誤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是殤不爲父本有明文安得謂以父服服殤也且果以父服服殤則當云以父服服之不當云以其服服之矣通典載荀訥答劉系之云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其說最當蓋後殤者之父而云

爲殤後者詞窮故也若泥於爲後之文遂謂爲殤者之子則其服二字難解

李西林先生知稼堂集書後

道光戊戌夏諸城李公權守揚州以震澤張君履所撰西林先生家傳見示復以知稼堂集授讀詩凡六卷大都未通籍前及家居需次時所作居多人或以先生宰邑佐郡之所設施未盡見于詩爲憾文淇竊謂即此可以知先生爲政之勤也夫人於少小之時躭于吟詠積數十年之學力其所得於詩者既深一旦膺民社之寄於布政暇時作爲詩歌以吟詠其情性是豈遽有妨於政然宰劇邑佐大郡案牘之繁日不暇給而擲三寸弱翰號召賓友以風雅自詡吾不知其於仕之道果能自信其優否也先生捷南宮時詩名動公卿間而服官之後捐棄不爲故集中無在

河南時詩然而先生之宦績未嘗不可於少作見之自蒲臺至興濟題苦水云凉燠燥濕天宇寬未審何方宰彈丸水土異宜方多端習慣何有行路難則勤恤民隱可知也奉荅座主金少宗伯云捧檄奚妨晚逢年恐未優艱難添閱歷樸訥避呵咻則淡于榮利可知也某令詩競爲市儈作冰山甘與儒冠爲禍水則傳所謂發奸摘伏激勸諸士者信已看菊云高閒差稱花標格肯把寒香媚要津則傳所謂以正議屈國柰者信已嗚乎士之有志于古者當其跧伏時激昂感慨舉生平之抱負寓之于詩及其居官任職得尺寸之柄可以行其所學而考其所爲顧不能與其言相應甚至決裂破壞與曩昔所言者適得其反求如先生之政績與詩能一一印證者有幾人哉然則先生所以能自重其詩者固有在矣爰題末簡以誌仰止之思云

李松谿先生研錄軒詩集書後

太守諸城李公以尊甫松谿先生詩集授讀先生少孤有至性事母湯太孺人備極色養終身如孺子慕嘗受學于仲兄扶風君仲兄殁哭之遂得咯血疾年已及艾嘗夢仲兄授讀時景況覺而賦詩今集中所載是也蓋其孝友之篤出天性而一無所矯强如此官知縣時甚著循聲太孺人卒于衡水任所喪具幾不給士庶醵金以賻乃得還及罷任羅山後令以倉穀虧數不肯受代紳士閧之爭先輸納去之日持酒肴相餞者百里不絕視前史所紀之循吏何多讓焉夫孝友循良之儒其蘊于性情而措諸踐履者本原深厚由是發為詩歌即涉學稍淺人猶將重其人而寶其詩矧以先生之性耆藏書兼好金石其詩于和平沖澹之中尤具典雅新穎之致則其為人所寶貴者又當何

如耶太守莅揚半載振興文教釐革敝俗父老歎爲數十政所未有今讀先生是集乃知太守之文章政事所以令揚民思慕不忘者其來有自云

書惲子居林孺人墓志後

惲子居林孺人墓志云古者人君不再娶夫人卒娣升於適其適死不更立者祭宗廟則攝焉夫先王之禮一而已矣何以或升於適或不升於適哉蓋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如聘適未往而死媵繼往是也白虎通所謂立其娣尊大國也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如元妃死次妃稱繼室是也白虎通所謂明無二適防簒殺也案春秋莊公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此公羊家天

子諸侯不再娶之說也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何休注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後為適終有賢行疏云知後為適者正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為適明矣莊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何休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疏云按隱七年則此叔姬乃是伯姬之媵而言從夫人行者初去之時雖為媵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為夫人其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春歸于酅之時為夫人故曰從夫人行此公羊家適夫人死後得立其娣為適之說也僖九年伯姬卒公羊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公羊傳曰鄫子曷為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

朝使來請已也何休注云使來請娶己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何休注云鄫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白虎通謂季姬卽伯姬之娣然公羊傳注并無其文蓋公羊家之別說也右皆惲君據以說夫人卒娣升於適者其自立二說則皆引白虎通證之按白虎通云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爲士不可求人爲妾何士卽尊之漸賢不止于士妾雖賢不得爲適莊十九年何休注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白虎通又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或謂伯姬先許嫁別國伯姬卒季姬應往伯姬先許嫁之國不當更嫁鄫審爾則當云婦人不再字不當云人君不再娶且伯姬但許嫁而已未成爲夫婦所許之

國何得不再娶更嫁云者謂季姬雖備數爲娣伯姬未往而死季姬不當更往鄫也適夫人死後更
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
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娣也伯姬卒叔姬升
於適經不譏也或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篡殺也
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推尋白虎通之意
其云聘適未往而死媵當往否乎者設爲問辭下引伯姬
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緣伯姬已許字於鄫未嫁
而死季姬以娣更嫁鄫爲春秋所譏引之以明聘適未往
而死媵不當往也媵何以不當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娣從適夫人有姪娣右媵左媵亦各有姪娣適
夫人姪娣隨適夫人以往亦有待年者右媵左媵先來夫
人之國而後隨夫人之所嫁之國成公八年冬衛人來媵
公羊傳曰錄伯姬也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他國來

媵者與夫人偕行之證亦有在後來媵者旣書伯姬歸于宋又書夏晉人來媵是也今僖九年書伯姬卒傳明未嫁而死則娣季姬更嫁于鄫他國必無有媵季姬者白虎通所謂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正以見季姬之嫁不能備九女之數若更娶于他國則又違再娶之義故旣設問可否卽陳不再娶及天命不可保之說而又引春秋譏鄫季姬以證之深以明聘妻未往而死媵不當更往也其云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者見適夫人旣死不立左右媵而立夫人之娣夫人爲大國之女夫人死而立其娣亦所以尊大國而卽引春秋不譏紀叔姬以證之此媵之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之證也何休隱七年注謂叔姬者伯姬之媵後爲適蓋卽用白虎通之說其引或說謂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

防簒殺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者此又參用穀梁左氏義夫人死不得立妾爲夫人之說也惲君謂媵之未及事女君者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譏鄫季姬之說謂媵之及事女君者不得爲夫人是顯違白虎通春秋不譏紀叔姬之說且白虎通備載三說聘適未往而死媵不當往一說也適夫人旣嫁而死得立其娣爲適二說也適死不更立以防簒殺三說也惲君之文自謂根據白虎通然誤以三說爲二說牽扯割裂顯與班氏之說相背蓋由未經尋繹上下文義致有斯謬要而論之適夫人死娣得升爲夫人公羊傳亦無其說說公羊者見紀叔姬卒葬皆書因謂伯姬卒後紀侯立爲夫人耳班氏亦覺未安故又引或說以明適死不復更立也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

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鄭氏以適夫人卒不得復立夫人知妾子雖立亦不得尊其母此蓋本穀梁義徐邈荅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侯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義亦如侯伯子男之臣于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以知上有天王也見通典又按左氏傳曰並后匹適亂之本也袁準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杜君卿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禭秦不云夫人也就外

不云夫人而見正也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于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止于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無法此大亂之道也杜氏蓋亦從穀梁而用徐邈之說沈先生欽韓春秋左氏傳補注云繼室以聲子卽雜記所謂攝女君也白虎通後說曰適死不復更立明適無二防簒殺也祭宗廟攝而已大夫而下繼室有爲適者故喪服經云繼母如母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天子諸侯不再娶故繼室而非適昭三年傳少姜有寵而死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是妾死繼往者猶謂之繼室知繼室不得爲適也沈君之說亦本康成蓋左穀二傳俱無立妾爲夫人而謂適夫人卒得立娣爲適者此說公羊者之異聞而非先王之正經也又按隱

元年公羊傳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立夫人之法當與立子同故康成以妾子不得為適知妾母不得為夫人若以公羊立子之法例立夫人則適夫人卒當立右媵左媵不當立適夫人之娣也紀伯姬卒不立左右媵乃立伯姬之娣叔姬而謂立娣所以尊大國然則適夫人無子何以不立適夫人娣之子而必先立右媵左媵之子乎是則公羊家已不能自持其說若夫媵不逮事女君得立為適則尤為臆說而不可為典要者已

漢射陽石門畫像跋

右射陽石門畫像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蚩尤圖案程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當如此固密也據此則此圖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圖於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歟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之鋪首是也程氏以爲珮環非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没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按此與門鋪首相類又同出魯班蠡象其忖留歟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舊拓本跋

是本初無題跋首頁但有譌人小印一方疑是安東程太史元吉家物也自來跋華山碑者無慮數十家余既擇其精者乞吾友吳君讓之錄於册中矣其元拓本雙鉤本摹刻本及諸本之闕字多寡散見於各家論說者復多歧異今悉條舉而別白之曰近世所傳元拓共有三本首長垣次四明次關中長垣本首爲王文蓀所藏四明本首爲豐氏萬卷樓所藏關中本首爲東雲雛所藏其展轉收弆源流既詳見於揅經室集暨退庵隨筆矣余按桂未谷先生跋長垣本云吳江陸直之緬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於惠民李君衍孫一未翦本索直二百金是三本之外又有兩本然此兩本雖見於桂跋但其與諸本同異無可考證不知猶在人間否此外又有兩拓本一爲濟上馬君荊石邦玉

所藏馬君者有漢碑錄文自謂所購拓本乃俗工裁粘遺卻無疆二字及袁明府（明府當作府君）肅恭明神至甲子就一段共遺四十二字一卽余所購與馬氏拓本同而僅缺一字者也（說詳後）至於雙鉤本亦有數家桂未谷跋長垣本云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邨並出於此吳江陸蘆墟長洲顧南原亦有雙鉤本陸出於顧顧自云出於商邱宋氏之雙鉤本夫既出於商邱宜從長垣本鉤出而顧陸自云卽王無異家藏本殆誤認長垣關中而一之也翁覃溪先生於長垣四明關中皆有雙鉤本其以雙鉤勒石者翁氏從筍河先生所藏山史本摹出其缺者復以壽門雙鉤本補之一以付陳伯恭學士一以付畢秋帆中丞陳氏雖云開雕未見拓本畢氏修嶽廟時亦未聞其刻石至翁氏所補摹者亦闕十字又春秋傳傳字誤依金氏所鉤本譌作值後

每以爲悔畢氏關中金石記云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弘撰所藏皆宋搨宋氏本雍正初刻於揚州是姜任修所摹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畢氏未見四明本又不知長垣本完善故有是說阮文達譏其耳食臆斷也而翁氏跋笥河先生藏本則云姜氏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不可解也阮氏又摹刻四明本於北湖是長垣四明關中皆有摹刻本矣江鄭堂先生序阮氏華山碑考云近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鉤本及如皋姜氏歙巴氏江氏翻刻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按江氏所稱歙江氏疑謂于九先生所稱巴氏謂巴君予藉巴君精於摹刻曾以磚刻華山碑吳讓之藏其初拓本余得見之較阮刻四明本稍精究之參以己意未爲佳刻其後拓本較初拓稍肥然精采亦不能煥發也至於闕字多寡諸家之說亦各有不同郭

在大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宣帝下詔謂修祀山川古今通禮碑文之意謂宣帝重祠而敬祭欲令子孫有舉莫廢故以世祀言之人知持節二字出於郊祀志而不知侍字亦出於郊祀志郊祀志云宣帝時五岳四瀆皆使者持節侍祠成帝時罷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哀帝時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碑文所云使使者侍世祀即謂侍祠之使者也余初得是本裝潢業已破損亟爲重裝有勸余將侍世二字擦損以求合於諸家之本者余不屑也況有馬氏拓本爲余印證耶世有精於鑒別者知諸家本之節字或損或缺則無疑於節之爲世精於通假之學者則無疑於侍之爲侍矣

攷證古碑者人各異說易成聚訟而其無難辨者則字體之姸媸雅俗也長垣四明關中三本余皆未之見然阮氏

華山碑考於三本題跋一一具載則亦可以想見矣按王覺斯跋長垣本云隸法中之莊列申韓玄遠精刻在受禪諸家之上又云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朱竹垞云方整流麗奇古兼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邵長蘅詩云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圓方古區體□備挑拔勁如折刀皴吳荆山詩云虎螭攫拏鳳飄舉長翎修鬣摩鵬鯨規連珠樹矩曳玉圓流方折隨縱横按之隸法兼眾妙欲名一體誠難評四明本末歸阮氏之前絕無題跋惟關中本題跋最多郭允伯跋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劃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古一今遂爲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殘缺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銛利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尚王山史云漢人分書爲唐宋人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

先生始名佁自號宛委山人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幾無第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宥以也王方麓云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眞神物也梁君旭云華岳碑古姸雅秀體製瑰瑋如沐雨新枝愈把愈靈無痕迹足測朱仲宗云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玦方是漢隷今觀此碑文及王語如合符翁氏兩漢金石記云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隷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至若鉤勒之本雖云形似其神理究不能生動翁氏詩云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二闕十釁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竝几比出鉤摹太拙澀又云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采若斯言焉得及是其證也翁氏又謂姜所刻責逢碑字迹庸俗委靡見兩漢金石記余

取巴氏磚搨與此本一一對較覺巴氏本適形其薄弱且筆意往復向背亦迥不相同蓋巴氏參以己意不似原石之渾樸文字迹大小排匀亦不似原石之參差有致蓋凡摹刻之本坐此弊者極多故以諸家題跋之語徧巴氏本無一合者而以余所獲此本證諸家所說則語語適肖無美不備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之贅說也

咸豐三年歲次癸丑余避兵邵伯埭上嘉平十日於市肆偶獲是冊晨夕展玩遂至忘憂天殆憐余衰老聊以此慰藉於羈愁寂寞之時耶抑神物有知久晦於故紙堆中欲使余之鑒別以顯著其瓌寶也甲寅三月亟爲重裝爰跋冊尾

江陽米氏女墓碑跋

宋書州郡志明帝太始七年四月于南兗州置新平郡江

陽海安二縣與郡同立（南兗州治廣陵）南齊書州郡志齊永明五年能新平郡並海安度屬廣陵郡不言江陽則江陽與郡俱廢矣北齊書文宣天保三年詔于廣陵置廣陵江陽二郡此皆僑置也無實土開皇初江陽郡廢隋書地理志江都郡江陽縣舊曰廣陵開皇十八年改爲邗江大業初更名江陽是隋之江陽縣乃舊廣陵縣也其縣城在唐江都縣北四里（元和郡縣志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唐之江都縣在雷塘西十一里（據新唐書地理志）唐武德七年改兗州爲邗州領江都海陵高郵三縣是時隋之江陽縣已廢舊唐書地理志云江陽縣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縣置在郭下與江都分理則非復隋江陽縣之舊治矣南唐又改江陽爲廣陵宋初因之故樂史寰宇記廣陵縣下云江陽縣隋末廢唐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奏割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是宋之廣陵縣又

因唐之江陽縣舊治也熙甯時併入江都　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
江都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劃合瀆渠以東九鄉復立謂劃
江都縣合瀆渠以東九鄉也與舊唐書置在郭下之言合
寰宇記又云有故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故城謂隋江陽
城即古廣陵城在唐江陽縣西北十八里然則唐江陽城
在隋江陽城東南矣余方撰揚州水道記考廣陵江都江
陽三縣所在適沈君與九以所得江陽米氏女墓碑見示
因牽連及之以就正于沈君近今揚州所得唐石甚夥孟
慈所得萬氏夫人墓志云窆于揚子縣界而闗南陳氏所
得劉府君夫人墓碑石今藏田季華所　梅蘊生所得田府君墓碑
及沈君所得此碑按文皆在江陽固已奇矣尤可異者容
甫先生得射陽畫象將在玉井舊宅故其楹帖云家藏射
陽畫象身典金山秘書今沈君宅相去不過數武足知耆

奇好古之士後先輝映將來並足爲吾揚之故實也

青溪舊屋文集卷七